
小說
宜海汚流
(三三四)

第十八回 歡娛如夢 迷情添新歡

如夢如夢，迷情添新歡！

阿容聽她這話說，自然覺得感遇異常，袖腕把和錢部長見男的情形，一詳細說出來，最後還把被捉那裏差給他的幾百塊錢鈔票也掏了出來，說道：「這是他送給我的，我還沒有算過多少哩。」翠花祇瞥了一眼，她心裏并不在乎這個小數目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你不要以為得到這個數目便歡喜哩。我將來還會想方法使你得到比這個多百倍的數目。」

阿容到底是一個賭徒，生平沒有得過大錢，聽翠花那樣說，心裏那有不歡喜的道理？便笑說道：「要是那樣，我惟有永遠離她太太的不命罷。」翠花祇是微笑着，一會兒，她揮了一揮手，說道：「你出去吧！」阿容，翠花沒有分他的錢，心裏真喜，也就含着笑容，退出去了。她離開了那邊的臥室，心裏早計劃呢！翠花笑道：「你纔是穩哩。」阿容一個人，到底是一個女孩子，沒有見過甚麼大場面，她得錢部長的幾百塊錢，心裏已有點傾向他，要是我們把他的地位再提高一些，做了錢部的太太，她那時不會更需着胖兒，對我們倒起戈來嗎？玖琛呀，不該呀的一聲叫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說的對劉麗。我倒沒有想起這一着。」

清鄉爲世界各國所公認。而華人往
探中山縣。復馳達香島。趨梓
藏。卽爲警報。而娛樂事業尤
發達。故極能吸引各地遊客。
其辦理不疏速。返。而華人往
探出品社會東列。歡迎參觀。

故有爲常之說。主持者爲華人。地處生熟尤夥。因社會之甫興。中經變。悉賴國外華僑之資力。其初尙可維持。並有貧民療所之設。豐饌亦得完密。惟目前之說。雖備有之。而僑之進。最氣派已減少。豈尙有餘力捐助慈善事業乎。以是該會經費。亦以流離備家團而得同意。特陳。

今乎。最形期我爲斜斜之丈夫。若衣長則又質彬彬與我個性絕不相同。其次則黧黑。色澤無文人之白皙。肌膚又粗糙。確不以似樣者。故敢對於藉長衫一辭。

竇紀林
盜黑面棋
（八〇）
著者 文法

伯提既係蔡子某勳告。而決定棺奔喪以暫避目前之禍。因為各將領一聞元在伯溫府中。下度驚會。一為調資徐自為何大變。元乃立問曰。兄等三人有何事。乃急急請我同席。我方與某安正在商議撥款及賑計等。兩和不知元預言等全已決定。一致聽田徐二如。一謂可以無事矣。元尋一八九。乃曰。三人見自矣。已無所慮可也。三人曰。伯

度命令。完全爲敵所不知。而料必爲仇所害者適者。故當時在示還左右之馮和軍師。與鄭雲龍。常備帶。左右衛護。便立即分頭通知在外諸將。一致聚來與伍伯密商。當時但溫克完元璋避後即開有機密。自太平水內望。關上重門。然後乃令人報告。本人要探取軍事。於是上皇曰。卿是汝探取。

大駭失色。雙手逐個扶起。不意二人皆不醒起來。喪聲呼死而已。諸大耳官立即爲駭脫。乃謂三人曰。三位兄長請勿如此。自備領事。皆當請起來。慢慢商量。我自有箇生擒敵數名。無不快此商量。而我進行者。有何事情。乃令各兄弟如此。不妨候我三人。兩日也。不必多言矣。猶大略說和我三人。囑知詳細。

遂不能不顧其情。一齊躬令三氏坐。柳之曰。我豈不遇之爭執甚夥耶。不過現在存故。與此不能。不能再有死亡。故不能不令其安有所安心。故將我一手而來。我初時又爲驚動。及能處置。一兵卒也。不料大卻逢二人。竟成爲勁旅。又能處處占領。則佔則太平信札。如。



接應。但求能與容慶與江州之寇。其路線不斷。便有辦法矣。張詠諒則如命而字跡在身。汝但假稟田將軍。將我已如此如彼。太平必無失。俱在內面守可也。○其人遂預命而去。伯溫於是立揮一書。留交朱璋。自己已經搖擺一心腹衛士。○乃留守府中人曰。如大師有人來時。便將我書呈交可也。我今去訪伯兄。或者兩三日方能返府中。伯溫吩咐既畢。便卸由後門撥衛士而去。且說宋元璋聞陶和軍師有機密事請已同府。便解伯溫而復府中。一入府內。見陶和。及

也。○元璋軍士所以能令各戰情效莫不者。皆以爲其兄弟。有似同胞。今突然有此。遂不覺已一同跪下。且曰。三兄如欲死者。則恩恩請先死去。或者一同而無死。我甘隨汝兄弟。自豫州結義以來。無不共甘共苦。有何離背之理。亦從無離之決心也。何爲今乃有此事。此必爲我有不善處理之處。而後方可。元璋言曰。我即反手向腰間拔劍。便欲向陳同境上。而漸漸雲龍箭。引手快。雙手搖擺。躍起。乃哭曰。兄弟爲此。我雖實無過。豈是也。不過爲奸人毒計。誣害故有令我等兄弟。同受惡辱耳。我

勝宗。周瑜與二人率本部令解決之而後已也。元璋難太驚。乃謂三人曰。此難太驚。試問如此辦法。爲難二人否。且汝等尚未知實則若交深居府中。而共向且被誣害。汝等乃以爲何甚。觀敵人也。如果思補救之方。可。三人此但元璋已急促入往伯兄有何事動。

意皆於保家。保家則黑面職仕權中。亦欲隨往。黑面
意皆於保家。保家則黑面職仕權中。亦欲隨往。黑面
意皆於保家。保家則黑面職仕權中。亦欲隨往。黑面

○如不信者，可問則渴。我生平未嘗爲虛語也。彼何欲而不信我言乎？保家曰：我不信不倍故。不過願其愈而後施方。

○而我之形容甚壯長衫，祇敢取件長衫穿起，不敢脫衣若人。雖不能服長衣客所不可。
一舉動他嘖就

狀如吊甌來者。黑以得入推許爲榮者。保堅即其中之一也。黑面靨亦知其性情乃如此者。是以當時一聞保案欲偕同前往。

最近則情懷寡淡以病歿於本港間。以其暮年。尙非老去。而意不釋然此。卽謂爲姑料所不及也。壽數頗短。僅四十餘年時。曾與諸叔伯兄弟。從簡竹居遊。簡竹居爲潮梅太守。其道術文章。有足爲今世所矜式者。偶獲從之後遊。頗致力於攻讀。習字。故其手法法極清秀異常。竹君散敗其館費。猶惜不肯耗出。而能將下一番書工焉。期其畫法當可傲視一時。然終皆移萬放下筆卷。不再治筆墨生涯矣。竊思生爲百尺竿頭須進進一步耳。恐難平不到烟海尚有深淺。因所設南洋無執希望。且患老眼模糊。近因其積弱漸成。以致精神疲倦到此時。情感到此痛予以巨金。

辦事實速。自此後。高早八已舊歷爲癸卯。初某病之情。則其病之轉變在滬居前日又翻松於瀝。乃多延藥。自然於此。遂終於三十享年為三十九歲。

[illegible]

洪冠洲醫生專治喉鼻毒瘡
（號在二中大馬路）
喉鼻毒瘡
自喉即見大好
中外馳名
種精七十三
病重症

鼻淵丸
（瀉熱解毒）
專治鼻淵各
症每盒二元
西關代埋處
廣州府城內
廣濟堂藥房
澳門德輔道
太和堂藥房
江門同安堂
太和平藥房

喉散
（藥性溫和不寒不燥）
喉症吹到即
好每盒一元

痔
專治內外痔
止痛正血
完令肉消
不用脫口
無傷肌肉
保能復舊

白丸
（新流久奇症）
三日包止
保無遺元
五毫錢

臭狐散
珠珀散
生肌散
骨痛丸

